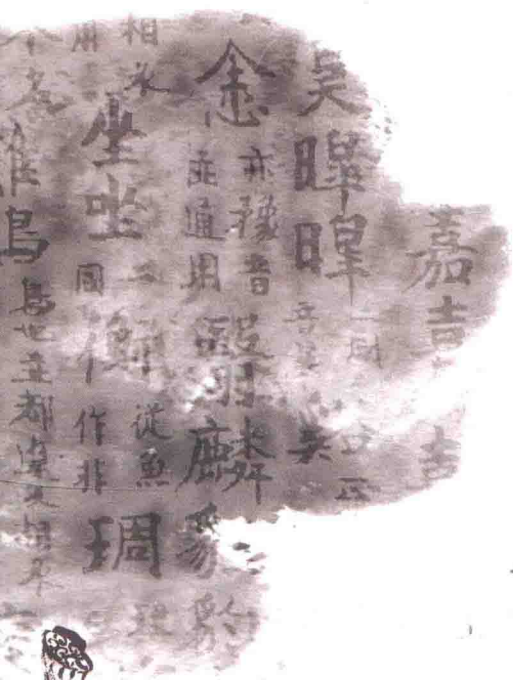


中古近代漢語概論

曾昭聰 編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古近代漢語概論

曾昭聰 編著

有古曰而字如此
通熱言斤欠斤
心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國·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古近代漢語概論/曾昭聰編著.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668 - 2462 - 2

I. ①中… II. ①曾… III. ①古漢語—研究—中古 ②漢語—研究—近代
IV. ①H109.2 ②H109.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193471 號

中古近代漢語概論

ZHONGGU JINDAI HANYU GAILUN

編著者: 曾昭聰

出版人: 徐義雄

策劃編輯: 杜小陸

責任編輯: 周玉宏 黃穎

責任校對: 劉雨婷 鄧麗藤

責任印製: 湯慧君 周一丹

出版發行: 暨南大學出版社 (510630)

電話: 總編室 (8620) 85221601

營銷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郵購)

傳真: (8620) 85221583 (辦公室) 85223774 (營銷部)

網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版: 廣州良弓廣告有限公司

印刷: 廣州家聯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張: 14.25

字數: 300 千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定價: 49.80 圓

(暨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總編室聯繫調換)

前 言

中古近代漢語是與上古漢語、現代漢語相對而言的。上古漢語指先秦至西漢時期的漢語，記錄的是文言。中古近代漢語則是指從東漢至清初這一歷史時期的漢語，它的特點是記錄了這一時期的漢語口語發展的實際情況，因此對於整個漢語史的研究以及現代漢語的研究都是有價值的。我們在古代漢語這門課程中學習的主要是上古漢語，是以學習文言文為主的。中古近代漢語這門課則是以幫助大家了解中古近代漢語階段漢語口語在語音、詞彙、語法方面的發展情況為主，同時也要了解記錄這些語言現象的文獻以及文獻中常見的俗字。

蔣紹愚先生曾經總結王力先生關於漢語歷史詞彙學的研究：“（王力先生說：）‘舊訓詁學的弊病，最大的一點乃是崇古。小學本是經學的附庸，最初的目的在乎明經，後來範圍較大，也不過限於明古。先秦的字義，差不多成為小學家唯一的對象。’‘我們必須打破小學為經學附庸的舊觀念，然後新訓詁學才能成為語史學的一個部分。’（以上引文均見《新訓詁學》，1947年。《王力文集》第16卷）這些話告訴我們：1. 漢語歷史詞彙研究的範圍不應該局限於先秦，而應該擴大到漢語歷史的每一時期。2. 漢語歷史詞彙研究的目的是不是‘明經’，而是對漢語詞彙作歷史的研究，它是整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一個部分。”^①

蔣禮鴻先生曾經說：“（清代學者）研究的對象，都是先秦兩漢之書，至多到六朝時為止，而且還是偏於南朝的。在這一時代以後的語言的詞彙，他們就不甚過問。近代學者才來彌補這一空白。”“對於前人已經研究過的和沒有研究過的，還大有可以繼續努力的餘地。”^②

王錕先生曾經指出：“漢語傳世文獻存在文言和白話兩大系統，中古和近代正是白話系統由萌芽而漸臻成熟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內，漢語詞彙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前人對此重視不夠，給漢語詞彙史的研究留下了大段空白。……中古階段經過一些學者的努力，雖也取得不少成果，但相形之下卻仍顯得

^① 蔣紹愚：《王力先生的漢語歷史詞彙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② 蔣禮鴻：《訓詁學說略》，載蔣禮鴻著，吳熊和主編：《蔣禮鴻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頁。



較爲滯後。這一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則近代漢語詞彙研究乃至整個漢語詞彙史的系統性和科學性都將受到嚴重影響。”^①

幾位前輩論述中祇是舉例說到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實際上俗字、語音、語法諸方面同樣如此。另外，前輩學者都強調漢語史要打通起來研究，作爲記錄古白話的中古漢語、近代漢語性質相同，有必要聯繫在一起進行了解、研究。

關於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的意義，王鏊先生也作了很好的說明。從漢語詞彙史的角度來說，“詞彙史的研究存在著詳古略近、頭重腳輕的狀況”。“對於白話詞彙，由於問津者少，至今心中無數，許多詞似懂非懂，或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樣，對於現代漢語某些詞語的語源及其演變，以至整個現代漢語（普通話及各大方言）詞彙的形成，也就難以作出科學的全面的說明。”從辭書編纂角度來說，“大型詞典是詞彙史研究成果的直接體現者。它與中小型詞典不同的是，不僅收詞範圍更廣，舉例釋義更細更全，而且需要窮源溯流。這與白話詞彙研究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從文獻作品的注釋和閱讀角度來說，“由於作爲解字釋詞之‘典’的詞典在詮釋白話語詞方面尚有不足，這就必然給讀者閱讀以至注家注釋這一歷史階段的作品帶來困難”。“加強白話詞彙的研究，亦爲批判繼承此段文學乃至全部文學遺產所必需。讀者之困惑限於一己，尚無大礙；注家誤釋，則勢必謬種流傳，影響匪淺。”從作品的斷句校勘角度來說，“古代白話詞彙的研究與作品的斷句校勘亦關係至密。加強這方面的研究，無疑有助於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質量，反之則會影響質量”。^②

前輩學者關於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的對象、意義的闡述已經非常清楚了，無須我們贅言。本書力圖綜合概括學界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希望能起到引導大學生了解中古近代漢語的作用。因爲本書的編寫目標是基礎知識的講授，以培養學生對中古近代漢語的興趣爲主而不是以培養研究能力爲主，加上本書從實用性出發，篇幅限定在一個學期（每周兩節）的授課時間之內，因此，前賢時彥的諸多研究性成果，未能一一引述、介紹，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這是頗感遺憾的。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對中古近代漢語有興趣以及有志於從事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的同學們，請從這裏開始。

曾昭聰

2018年6月

^① 王鏊：《近代漢語詞彙研究與中古漢語》，載《近代漢語詞彙語法散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62頁。

^② 王鏊：《試論古代白話詞彙研究的意義與作用》，載《近代漢語詞彙語法散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7-27頁。

目 錄

前 言	(1)
1 緒論	(1)
1.1 文言與白話	(1)
1.1.1 文言與白話的發展歷史	(1)
1.1.2 古白話形成的社會文化原因	(4)
1.2 漢語史的分期與中古近代漢語的界定	(8)
1.2.1 漢語史的分期	(8)
1.2.2 中古近代漢語的界定	(8)
1.3 中古近代漢語的特點及其與現代漢語的關係	(9)
1.3.1 中古近代漢語的特點	(9)
1.3.2 中古近代漢語與現代漢語	(9)
練習題	(11)
2 中古近代漢語文獻	(13)
2.1 中古近代漢語文獻的分類與判定	(13)
2.1.1 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	(13)
2.1.2 中古近代漢語文獻年代的判定	(14)
2.1.3 中古近代漢語文獻的地域方言	(20)
2.2 中古近代漢語文獻選讀	(24)
2.2.1 中古漢語文獻分類選讀	(24)
2.2.2 近代漢語文獻分類選讀	(48)
練習題	(83)
3 中古近代漢語俗字	(94)
3.1 漢語俗字的界定與範圍	(94)
3.1.1 俗字的界定	(94)
3.1.2 俗字的範圍	(95)



3.2 中古近代漢語俗字的類型	(99)
3.2.1 部件增加	(99)
3.2.2 部件減省	(99)
3.2.3 部件位移	(100)
3.2.4 部件改變	(100)
3.3 中古近代漢語俗字的研究	(101)
3.3.1 古代的俗字研究	(101)
3.3.2 現當代的俗字研究	(109)
練習題	(114)
4 中古近代漢語語音	(118)
4.1 語音史的分期與近古音	(118)
4.1.1 語音史的分期	(118)
4.1.2 關於近古音的史料	(118)
4.2 中古音	(120)
4.2.1 中古音的聲母	(120)
4.2.2 中古音的韻母	(125)
4.2.3 中古音的聲調	(129)
4.3 近代音	(129)
4.3.1 近代音的聲母	(129)
4.3.2 近代音的韻母	(130)
4.3.3 近代音的聲調	(132)
練習題	(132)
5 中古近代漢語詞彙	(134)
5.1 中古近代漢語詞彙概貌	(134)
5.1.1 中古近代漢語分類詞彙概貌	(134)
5.1.2 中古近代漢語特色詞彙概貌	(139)
5.2 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的發展	(146)
5.2.1 中古近代漢語新詞的發展	(146)
5.2.2 中古近代漢語新義的發展	(147)
5.3 中古近代漢語的造詞方式	(150)
5.3.1 字形造詞	(150)
5.3.2 語音造詞	(151)



5.3.3	語法造詞	(152)
5.3.4	修辭造詞	(156)
5.3.5	結構造詞	(158)
5.4	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	(162)
5.4.1	古人關於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	(162)
5.4.2	現當代關於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	(183)
	練習題	(189)
6	中古近代漢語語法	(191)
6.1	中古近代漢語句式的發展	(191)
6.1.1	繫詞“是”和“是”字句的發展	(191)
6.1.2	處置式的發展	(193)
6.1.3	被動句的發展	(195)
6.2	中古近代漢語虛詞的發展	(197)
6.2.1	介詞的發展	(197)
6.2.2	連詞的發展	(200)
6.2.3	助詞的發展	(201)
6.2.4	語氣詞的發展	(202)
6.3	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	(204)
6.3.1	古人關於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	(204)
6.3.2	現當代關於中古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	(210)
	練習題	(212)
	參考文獻	(215)

1 緒論

中古近代漢語的特點是記錄漢語口語發展的實際情況。從漢語史的角度來說，中古近代漢語實際上就是古白話史。本章簡要介紹古白話的形成、漢語史的分期、中古近代漢語的界定與特點及其與現代漢語的關係。

1.1 文言與白話

1.1.1 文言與白話的發展歷史

所謂文言，本指古代正統的書面語言。“文言”一詞，原是《易傳》中的篇名，屬《十翼》之一，專門解釋乾坤二卦。孔穎達疏引莊氏說：“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文飾之言即有文采的語言，後來即以“文言”指書面中所使用的特殊語言。

從漢語史的發展過程來看，文言不是憑空產生的。記錄殷商時期語言的代表文獻是殷商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和《尚書·商書》，這些文獻的語言可以稱爲“殷商古語”，特點是艱深古奧。西周時期存在兩套書面語言：一是沿襲前朝的“殷商古語”；一是周人通過揚棄“殷商古語”並提煉周人口語而形成的“文言”。“殷商古語”和周人“文言”都是經過提煉的書面語言，但是兩者在文字、詞彙、句式、語法、語用、修辭諸方面都有區別。西周銘文、周原甲骨卜辭、《尚書·周書》《詩經·周頌》《詩經·大雅》語言因襲“殷商古語”，《周易》卦爻辭、《國語》中西周散文和《詩經》西周風詩則採用相對平易的“文言”。隨著歷史文化條件的變遷，“殷商古語”逐漸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時代、貼近生活、易懂易寫、便於交流而廣爲接受，成爲春秋戰國以後的主流書面語言。

例如，《尚書·商書·盤庚上》“無傲從康”，表達的是“無傲，無從（縱），無康”。又《盤庚下》“予其懋簡相爾”一句，懋，勉勵；簡，挑選；相，視才而用。句意爲：“我將會勉勵你們，從你們當中挑選人才，視你們的才能而加以任用。”又如《盤庚下》“鞠人謀人之保居敝欽”一句，近人戴鈞衡《書傳補商》認爲：鞠，養育；



謀，謀劃；保，安；居，居住；敘，任用；欽，尊敬。句意為：“凡是那些能够養育民衆的人，以及那些爲民衆安居謀劃的人，我都會敘用他們，尊敬他們。”^①

《尚書·周書》的語言是沿襲“殷商古語”的，漢代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曾將《尚書》中部分古奧晦澀的詞語改成相對平易的文言。試看下面的例子：

《尚書·周書·呂刑》：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史記·周本紀》：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司馬遷替換之詞有多處。以“五辭簡孚”一句爲例，《史記》以“信”代“孚”。按，《說文·爪部》：“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段玉裁將“卵孚也”校改爲“卵即孚也”。注：“‘即’字依玄應書補。《通俗文》：‘卵化曰孚。’音方赴反。《廣雅》：‘孚，生也。’謂子出於卵也。《方言》：‘雞卵伏而未孚。’於此可得孚之解矣。卵因伏而孚，學者因即呼伏爲孚。”對於《說文》的“一曰信也”，段玉裁注釋：“此即卵即孚引伸之義也。雞卵之必爲雞，鬻卵之必爲鬻，人言之信如是矣。”此說與徐鍇之說不同。徐鍇說：“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衰恒以爪反復其卵也。”又，《說文·人部》：“信，誠也。从人言。”“孕”本指孚（孵）化，引申指信誠義，《史記》以“信”代“孚”，使語義更爲清楚。

從語言材料的實際來看，文言與口頭語言的距離近了一步，例如《詩經》《論語》《孟子》等先秦文獻，就多是當時口頭語言的書面記載（當然從今天讀者的角度來看，能感受到的口語成分的多少並不一致）。在進行書面表達時，人們可以更充分地發揮個人的創造性，因而書面語言大多比口語在詞彙量上更爲豐富，在修辭上更爲精練簡潔，

^① 以上兩段內容，詳參陳桐生：《商周文學語言因革論》，《文學遺產》2016年第4期。



富有文采，具有更强的表現力。比較一下《論語》與《孟子》可以看出，二書分別以記錄孔、孟言行爲主，但由於後者是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因而能長篇巨製，邏輯性極強，修辭的表達也更多樣化。在先秦語料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書面語言，並逐漸與一直在發展變化的口語脫節，這就是所謂的“文言”。“《詩經》十五國風，率爲各國之歌謠，先秦諸子，或生齊、魯，或隸楚、宋。太史公撰《史記》，亦曾廣遊祖國南北各地。因此，上古典籍，不乏俗語、俚詞。由於時代的久遠，口語與書面語的脫節，以致有初爲俗詞而爲後人所不能曉者，遂有‘雅’‘話’之作。”^①

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緒論》中指出：“古代漢語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大致說來它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以先秦口語爲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也就是通常所謂的文言；一個是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爲基礎而形成的古白話。”

王力先生界定的“文言”非常準確，但關於“白話”的起始時間則需修正。西漢之後，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分離趨勢越來越明顯。

到東漢，由於多種原因，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成爲兩套差異十分明顯的表達系統，即人們口頭上說的是白話，書面上寫的卻是文言，文言與白話的詞彙、語法等都有很大的差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古人自入學就開始學習文言，有所創作也是以文言居多。從宋呂居仁《軒渠錄》所記故事可見當時祇懂文言的文人無法記錄口語的窘態：

族媠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偶族侄大琮過嚴州，陳媠令代作書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嬀子又閹閹霍霍地。且買一柄小翦子來，要翦脚上骨茁（上聲）兒肱肱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媠笑曰：“原來這廝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昔時京師有營婦，其夫出戍，嘗以數十錢託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語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憎兒，每日根（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聲）囊，不要喫温吞（入聲）蠖託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卻以錢還，云：“你且別處請人寫去。”與此正相似也。窟賴兒，乃子之小名。^②

文言是漢代以後官方文獻和正統文學所使用的主要語言，中國傳世文獻大多是用文言寫成。世易時移，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取代言言成爲標準語言，但一些文學大

^① 徐復、唐文《〈吳下方言考〉引言（代前言）》，原刊《江蘇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此據《吳下方言考校議》（清胡文英著，徐復校議），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據元末陶宗儀《說郛》（涵芬樓一百卷本）卷七，見《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頁。括號中文字原文雙行小字書寫。又，明刻一百二十卷本卷三十四引此，文字略有不同，見《說郛三種》第1577頁。



家仍用文言寫下了不少優秀的傳世之作，如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陳寅恪之《柳如是別傳》、錢鍾書之《談藝錄》《管錐編》等。

白話其實也是漢語書面語的一種。因為我們今天如果不借助書面文獻的記錄，就無從了解古代的白話。白話是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唐詩、宋詞、宋金元曲、明清小說與歌曲等，還包括漢樂府、東漢以來的漢譯佛經、魏晉南北朝詩歌、唐代變文、唐宋禪宗語錄與儒家語錄，另外還有歷代的筆記雜著、史書案牘、各類方言俗語辭書等，語料非常豐富。

1.1.2 古白話形成的社會文化原因

古白話的形成，有語言系統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社會文化方面的原因。語言系統內部的原因所引起的語言變化，例如，語音方面，受三等合口韻母的影響，重唇音變為輕唇音；詞彙方面，新詞新義大量產生；語法方面，實詞的虛化為數不少。這些內容，我們以後將會專章介紹。外部的社會文化原因，包括人口遷移、征伐抗爭、佛教傳播、戲曲演唱、科學技術、思想觀念、科舉制度等，每一個方面都對古白話的形成產生了促進作用。

例如，戰爭使得民衆的語言交流增多，這種交流必然以白話為主。《宋書·張暢傳》記張暢與魏使李孝伯的對話：

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熹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為，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為申啓。但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分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為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

以上對話，乍看是純文言，然白話詞語甚多。如“宣”指傳達，“問”指口信，“致意”指問候，“遲”指盼望、等待，“面寫”指面談，“端坐”指安坐，“政可”指祇能，“彼國”指貴國，“並皆”指全都，“分闕”指阻隔，“殊當”指極其，“憂邑”指憂慮，“脫”指如果，“間路”指近路、小路，“使命”指使者，“日夕”指天天，



“勞”指麻煩，等等。^①

又如《北齊書·綦連猛傳》中的對話，其白話性質更為明顯：

爾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綦連）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爾朱）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杼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京纏復歸爾朱（兆）。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

戰爭有時導致異族的佔領，這使得語言接觸成為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語言接觸使漢語的語法、詞彙均產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例如元代的漢兒言語中，“有”作為時製標誌，表示說話時正在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但持續到說話時的動作或狀態。《元典章·兵制》：“掛著鷹掉頭，騷擾百姓有。”《孝經直解》：“這般上頭，顯得咱每父母名聽有。”《蒙古秘史》中的例子：“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顫動的聲音聽得有。”“豁阿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看呵，見裏頭一個少年婦女坐著有。”這裏的“有”對應的是蒙古語句法結構中非過去時陳述助詞 -mu 的漢字轉寫。蒙古語動詞的將來時（非過去時）附加成分常用 -mu/ -mü、-mui/ -müi、yu/ -yü 等，元代直譯體文獻中通常用“動詞+有”的格式來表示。^② 至於元代新興的詞彙現象，在雜劇散曲中記錄甚多，其中多有蒙古語外來詞。此不贅述。

佛教傳播對漢語詞彙語法的影響非常大。

梵語 Buddha，譯作“佛陀”，或譯為“浮屠”“浮圖”“菩提”“勃馱”等，簡稱曰“佛”，意為“覺”。佛教認為，凡能“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者皆可為“佛陀”。佛教徒即以此作為對其教主釋迦牟尼的尊稱。在印度阿育王（約前 273—前 232）統治時，佛教從恒河中下游地區傳播到天竺各地，並不斷向四周擴展，終於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傳入中國。佛教最早是在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 2）時傳入的。東漢初年，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六丈，繞殿飛行。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為佛，正如陛下所夢。”於是漢明帝派遣蔡愔、秦景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求取佛法。使團行至大月氏國（今阿富汗一帶），正好遇見在當地傳教的天竺高僧攝摩騰、竺法蘭。永平十年（67），漢使梵僧用白馬馱載佛經、佛像，回到洛陽。天竺高僧開始時下榻於鴻臚

① 參見方一新：《東漢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前言》，合肥：黃山書社 1997 年版。

② 參見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0 年；李偉：《從元漢兒言語“有”的用法透視語言接觸下的語言演變》，《語文研究》2009 年第 1 期。



寺。次年，明帝又命於洛陽城西雍門外三里御道之北修建僧院，供僧人長住。此即白馬寺。關於白馬寺的得名之由，傳統說法認為：一是為紀念白馬馱經之功，二是紀念最初下榻於鴻臚寺。最新研究表明：寺名實際上是意為“蓮花”的梵語詞 padma 的音譯。pad 與漢語“白” bak 對音。^① 白馬寺建立以後，許多僧徒相繼在此翻譯佛經。相傳攝摩騰、竺法蘭翻譯的《四十二章經》就是第一部漢文佛經。^② 東漢末年以後，外國僧人和我國西部地區僧人翻譯的佛經日多，天竺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時被介紹到中國。隨著漢譯佛經的興起，佛經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佛教剛興起時並無佛經。佛涅槃之後三個月，以弟子摩訶迦葉為首的五百羅漢集於王舍城外之七葉窟中，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出經藏，由持戒第一的優波離誦出僧團戒律，由苦行第一的摩訶迦葉誦出關於教理的解釋和研究的論著，全體認可，即形成了佛教的經、律、論三藏。佛滅後四百年中，共進行了四次結集。據《出三藏記集》，漢靈帝光和二年（179），天竺竺朔佛口授，月支支婁迦讖“傳言”，“授與”洛陽人孟元士，張少安“筆受”，四人共譯《般舟三昧經》。所以《般舟三昧經》的譯者雖然是支婁迦讖，但孟元士在“宣梵為漢”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月支高僧竺法護早期譯經有《須真天子經》和《正法華經》。《須真天子經》的參譯人，除竺法護本人外，還有“傳言者”安文惠、帛元信，“筆受者”聶承遠等；《正法華經》的翻譯，帛元信與天竺沙門竺力共任“參校”“重校”，另有“勸助者”（贊助者）六人。“傳言者”一職，支婁迦讖是自任，竺法護則是安排安、帛二人。後來譯經程式有所簡化。正是因為早期的佛經翻譯經過多人之手，口耳相傳，使它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當時不少的口語詞；又因為佛經原文中的某些詞沒有與之相對應的漢語詞語，同時翻譯者想保留佛經原文的內容和形式，因而也自創了相當多的詞彙。這些詞彙隨著佛經在中國的傳播，影響也日益擴大，對漢語詞彙的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後來有些高僧因為漢語水準特別高，例如唐代玄奘的譯經，譯文精美流暢，文言色彩濃厚，但是其中能夠反映當時語言狀況的口語詞卻較少。

① 參見[美]王士元：《白馬非馬：一個俗語源的考察》，載[美]王士元著，石鋒等譯：《語言的探索——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選譯》，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又，徐時儀認為：蓮花在梵語中分為青、黃、赤、白四種，其中音譯為“波頭摩”或“鉢頭摩”的梵語詞 padma 亦蓮花較為常見。由於古代漢語以單音節為主和漢字表義性的特點，漢語在吸收接納外來詞時往往立足於適應自己的結構特點而對外來詞的結構作調整，梵語詞 padma 演變為“白馬”一詞亦可能出於漢語外來詞單音化的省略和意譯，即 padma 第一個音節 pad 的對音 bak 意譯為“白蓮”的“白”，此後適應漢語詞彙雙音化的趨勢又取文獻所載白馬馱經的俗語源義而將其意譯為“白馬”。見徐時儀：《白馬寺寺名探疑》，《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4期。

② 《四十二章經》的翻譯年代學術界爭議很大。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認為：“《四十二章經》中有儒、道兩家的內容，表明儒、道兩家的思想，已滲進到這部早期佛經裏，而又有不少大乘甚至禪宗的貨色，則又表明了這部基本上屬於小乘的佛經，確實已迭經後人竄改過！……當然，儘管《四十二章經》迭經竄改，但歸根結底，它仍不失為漢代的一部早期佛經，這當是毋庸置疑的。”見該書上卷，廈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頁。也就是說，該經可視作經後人潤色過的漢譯本。



從東漢以來，漢語從佛經中汲取了大量的借詞，這些借詞有一般的常用詞，也有不少熟語。

例如以“魔”為語素的詞就有一大批：

魔子、魔女、魔國、魔民、魔軍、魔界、魔宮、魔障、魔道、魔事、魔戒、魔網、魔緣、魔病、魔境、魔鄉、魔鬼、魔力、魔掌、魔法、魔術、魔窟、魔方、魔頭、魔系、魔縛、魔棍、魔杖、魔難、魔怪、魔母、魔媪、魔怔、魔火、陰魔、死魔、妖魔、業魔、心魔、病魔、著魔、入魔、惡魔、邪魔、群魔亂舞、邪魔外道、妖魔鬼怪、走火入魔、自在天魔。

漢語中其他借自佛經的常用詞還有不少，例如：

佛、塔、寺、僧、尼、鉢、禪、和尚、尼姑、菩薩、觀音、羅漢、浮屠、舍利、袈裟、因緣、因果、世界、報應、現在、現實、現世、悲觀、平等、圓滿、真諦、體會、信心、實際、佛法、功德、執著、三昧、三世、輪迴、彈指、體驗、法寶。

民間的日常口頭用語中也充斥著從佛經用語中轉化而來的詞語。如對人身體的貶稱，有革囊、皮囊、臭皮囊、屢囊、屎尿袋、皮袋等詞，追根溯源，這些詞的最早源頭還是在漢譯佛經中：

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四《出家品》：“菩薩遍觀，顧視其妻，具見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骷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肝腎，屎尿啼唾，外是革囊，中有臭處。”

但同時佛教又強調“人身難得”：

東漢安世高譯《佛說阿難同學經》：“比丘，人身難得，猶優曇鉢花。比丘，人身甚難得，猶彼板一孔推著水中，數萬歲乃值其孔。”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人身難得，佛法難值。”

與佛經有關的熟語成語中最多：

一心無二、一無所知、一無所受、一無所損、一塵不染、一廂情願、四大皆空、刀



山劍樹、不可思議、不知不覺、不二法門、如是我聞、行住坐卧、苦海無邊、牛頭馬面、牛鬼蛇神、大徹大悟、刀頭舐蜜、稱心如意、借花獻佛、光明正大、善男信女、劫後餘生、天女散花、天花亂墜、唯我獨尊、超凡入聖、人生如夢、夢幻泡影、電光火石。^①

促進古白話形成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此處不再贅述。

1.2 漢語史的分期與中古近代漢語的界定

1.2.1 漢語史的分期

文言與白話的發展歷史表明，語言是變化的，漢語的白話也一直在發展、變化。

對漢語史進行分期有利於科學地認識漢語史，有利於研究的深入發展。漢語發展的歷史並不祇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區別，古代漢語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語言現象，因此有必要對漢語史進行分期。前面提到，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把古代漢語分成“文言”與“古白話”兩個系統；呂叔湘先生也曾經設想，“把漢語史分成三個部分：語音史、文言史、白話史”^②。兩位前輩學者都強調漢語史上曾經存在的白話，這些白話與文言的分歧表現在語言的各個方面：語音、詞彙、語法、文字。要對古今漢語作全面的了解，就必須重視古代的白話。我們已經系統地學習了“古代漢語”這門課程，其中的主要內容是文言，即我們已經學習、掌握的“古代漢語”是以上古漢語為主的，對於同屬於“古代漢語”這個大範圍的中古近代漢語，同樣需要重視、學習，這樣才能真正全面而系統地了解古代漢語，了解漢語發展的歷史。

關於漢語史的分期，學界意見並未完全統一。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將漢語史分為四段，即先秦至西漢為上古漢語，東漢魏晉南北朝隋為中古漢語，唐代至清代初期為近代漢語，此後為現代漢語。^③

1.2.2 中古近代漢語的界定

中古近代漢語即是指從東漢至清初這一歷史時期的漢語。在這一階段中，雖然正規

① 參見曾昭聰：《漢語成語的佛經淵源》，《嘉應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② 呂叔湘：《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序》，《語文近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頁。

③ 參見胡明揚：《近代漢語的上下限和分期問題》，載胡竹安、楊耐思、蔣紹愚編：《近代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劉堅：《中古漢語讀本·序》，方一新、王雲路：《中古漢語讀本》（修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的書面語仍以文言爲主，但口語以及接近口語的書面語與上古漢語有了較大的差別。前輩學者張相說：“其性質泰半通俗，非雅詁舊義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也。”^①

中古近代漢語記錄的是東漢至清初的漢語。中古漢語與近代漢語有著密切的關係。“漢語傳世文獻存在文言和白話兩大系統，中古和近代正是白話系統由萌芽而漸臻成熟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內，漢語詞彙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前人對此重視不夠，給漢語詞彙史的研究留下了大段空白。……中古階段經過一些學者的努力，雖也取得不少成果，但相形之下卻仍顯得較爲滯後。這一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則近代漢語詞彙研究乃至整個漢語詞彙史的系統性和科學性都將受到嚴重影響。”^②

1.3 中古近代漢語的特點及其與現代漢語的關係

1.3.1 中古近代漢語的特點

中古近代漢語記錄的是東漢至清初的漢語口語發展的實際情況，這是中古近代漢語最大的特點，也是我們研究中古近代漢語最需要注意之處。這裏所說的漢語口語發展的實際情況，包括語音、詞彙、語法。從學習和研究的角度來說，除了這些內容之外，記錄這些語音、詞彙、語法現象的語言材料及其文獻載體、書面形式（俗字）也是學習和研究的對象。

1.3.2 中古近代漢語與現代漢語

中古近代漢語是現代漢語的直接源頭。

現代漢語包括普通話和方言。現代漢語是漢語發展到現代的表現形式。跟當前世界其他通用語言進行比較，現代漢語在結構上有如下特點：①語音方面：沒有複輔音；音節中母音佔優勢，含複母音的音節和母音收尾的音節都比較多；每個音節都有聲調。②詞彙方面：詞的結構有雙音化傾向；大量採用複合法構成新詞。③語法方面：詞類跟句子成分之間不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係；句子構造的原則跟片語的構造原則基本一致。此外，詞形變化極少和有豐富的量詞及大量的語氣詞，也是這一方面的特點。如果同古代漢語比較，現代漢語的特點則表現爲：語音系統大大簡化；詞彙以雙音節詞爲主；量詞十分豐富；動態助詞普遍運用；句法嚴密化；等等。^③

①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頁。

② 王鍊：《近代漢語詞彙研究與中古漢語》，載《近代漢語詞彙語法散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62頁。

③ 參見張清源主編：《現代漢語知識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頁。